

静思（外一首）

张长白

深色的夜里风不动
切割的所有的光源
直立倒立的是是非非

河流沉寂，星自堕落
说过的语言是漂浮的泡沫
一场接一场的见或是不见

沉默而辽阔，三俩句言语在岸边游弋
来不及驻足，浪声已在身后
确定没有停留的时间，和远走的你

独自凋落的树叶像
头顶留不住的发髻

大运河博物馆

截一段时光，看水浸润的痕迹
我想翻阅
铆钉上的锈迹，似信口的妄语
安静的线在版图上标识
一条河，流经躲避的风
在一幢建筑中安放

那些跌跌撞撞的脚步，听水
拍打堤坝的声响
陈旧的橹系着摇不走的云烟
往事游走在透明的四壁
终有一种执念像蓄谋的
尘垢

线装的字体写不尽陈旧的光泽
映射古铜色的躯体
两岸的号子还在谁的
体内奔流不息
目光触及的每个角落
有时间落下的旧墨

任由观望者一读再读

窗外的牧场（外一首）

杨孝洪

目光的镜头，在绿色海洋中定格
凝视，能逼出三维世界外的事物

一群斑斓的马，腾空而去
蹄和风，踏破草原的寂静
羊群，如白云漫过绿丘
牛儿低头不语，咀嚼着世界所有的仪式
零星的野花像天空中的星星
开在牦牛长长的影子里

截木头，一束马尾，从
掌声中站起，又被窗外的细雨和泪水，泡软

枫叶红了

面对春天的温存
夏日的烈火，长麻线似的秋风
硬生生地没有说出，心底的那点事
风吹草动，或十月的惊雷
她总使劲地摇头，否认

每一株都各不相同
都有一个猜想不透的心思
活在用沉默表达的方式里

霜啊，是一味万能的致幻剂
能让熟透的心思吐出来
吐出来，脸就红了

理发店（外一首）

张国安

情感荒芜的时候，就去救赎
去障，恢复被云层遮挡的面目
空中，月亮饱满，诱惑的果实
时隐时现，割草机在埋头找茬
关闭是非的门，只剩下静坐
守恒。加法之后，需要做减法
高贵和卑微，在平面镜中一样清晰
不同的声音遵循头顶的星空

苦瓜

我多次劝母亲别再种植一年生、柔弱
攀援状苦瓜。别再种植
苦涩。人间的苦涩一浪高过一浪

日子像油腻包裹的胃
苦瓜那张慈悲的脸，替人承担全部的苦难

我曾拒饮苦茶
渐渐地，脑袋里长出一架巨大的绿色纺车
外婆手中的纺锤，和草本藤上
悬垂的苦瓜，十分相似

我离开了那片种植苦瓜的菜园
曾经青涩、布满青春痘的脸
偶尔，端起苦瓜茶
一饮而尽。替外婆，替母亲，替自己

在寒冷的冬天遇见你（外一首）

土巴兔

我们都有一个姓名
当两个相异的姓名走近
我们希望这汉字能
永远连接

我们都有一个年龄
当两个相邻的年龄在
冬天相识，我们
都愿意感到温暖

在最冷的冬天遇见你
我们带着微笑进入
一个暖意浓浓的空间
聊天，品食菜肴，生活
平常而神奇
平凡又美好

冰糖葫芦第一村

盛产冰糖葫芦
圆圆的糖球
像篮球一样
甜甜涩涩

给人们吃
四王村位于邳州市
炮车街道东部
百姓富
坚持产业强村发展理念
大力发展山楂产业
奔波在全国各地
成为冰糖葫芦第一村
这个村大部分人做冰糖葫芦
大力发展果蔬种植

雪上的脚印（外一首）

肖建

用眼神在雪地上画一条直线
脚下跟测量深浅
身体慢慢前倾，看雪没过脚尖
从未细看的标签慢慢浮现

凹陷的时间里逐渐硬化
风声禁锢了耳膜。轻微中行走
前前后后，努力去匹配自己的足印
不忍触碰

痕迹以外的世界。一次次践踏
又努力放下前行
反反复复
怕被雪覆盖，努力卯上的孤独

偏移的中心点

微缩屋内。无论白天还是黑夜
习惯透过栅栏的方正去偷看窗外

机械般分割找出一个中心点
左手画一个半圆
眼神捕捉些白云和绿草
顺手填充半圆以外的嘈杂

天空的蓝，隐藏了小草的绿
中心点也逐渐往上偏移
右手伸出的藤蔓，抱紧白云
在只有两色调和的世界
不留一点空隙给深处飘远的背景

蜜蜂的蜜（外一首）

谢生梅

我买回的蜂蜜，不是我的
是千万只蜜蜂的

我品出的甜，也不是它们口里嚼的蜜
是花朵未及喊出的疼痛

那也是万物的疼痛

上班路上

红灯，没能叫停
一个母亲的喋喋不休
她语速急促
讲着一道题的正解

她的焦虑
如湍急的河流
涌向，电瓶车后座上的小男孩
他一声不吭

扭头看向别处
像是做最后的抵抗
又像是，早就放弃了抵抗

他的眼前
低矮的灌木丛修剪得整齐划一
一只鸽子从头顶飞过
朝阳下，脚环闪着银色的光芒

雨中的腊梅花（外一首）

王丽慧

在腊八粥的节气里
再见你。一场雨的洗礼
含着晶莹的雨珠，都像
冰上的花。雪中的泪
树上的花朵，披上金色的盛妆

每一朵，似蜡、似烛光
剔透、玲珑。围着暗香
修饰冬天的秘密，疏影、寒香
以霜为媒、以雪为友
傲骨的品格，镌刻在唐诗宋词里

冰骨为魂，折一枝
凌乱的树叶，缤纷似蝶
翩跹的风，递给岁月
留在花瓣上的雨珠，都像曾经的伙伴
痕迹，刻在二十多年的老桩上
每一段，还是那么香

回家

北风，披着斗笠，瑟瑟
都像父亲的身影，咳一声，雪花纷飞
庭院冷清，翻出腊月的忙碌
还会是儿时的模样

村前的路，蜿蜒、宽敞
听着车轮声，划破夜的寂静
柿子树上的灯笼，挂在了院外
红红的，迎回久别的亲人

一张车票，贩卖着时间
从曾经的自行车、公共汽车、绿皮火车
像候鸟般的迁徙，从新巢
到老居，卸下疲惫
在方言里，寻找着熟悉和亲切

春节的脚步（外一首）

史烨

春节是一场盛大的迁徙
海陆空都加入了春运
客流，从地铁涌上岸
又从工厂、城市、乡村涌向
客运站、高铁站、机场
像潮水从四面涌来，又向八方散去
忙而不乱，秩序井然，候车室里春意盎然

车轮滚滚、飞机轰鸣，人声
嘈杂而又亲切，这里最动听的不是空姐的问候
而是久别重逢的母语、乡音
倍感亲切，
同样亲切的还有行李箱
行走时咯吱、咯吱的声音
是春节的脚步

加快了回家的节奏
给沉甸甸的归心按上了
欢快飞奔的轮子

我与春天握手言欢

若让所有的青绿都回归自然
若让所有的花儿回到枝上
那应该要去往春天
而我，人到中年
恰似立在深秋的银杏树
卡在岁月的途中
一枚银杏叶幻化成金色的蝴蝶
向后，它与春天隔着炎热的夏天
向前，它与春天隔着冰雪严寒的冬天
想到 不与夏虫语冰 的典故
我不由长叹，蹲下来
把一粒银杏树果实砸开个口子
埋进土里，希望它
冬天睡饱了，醒来
悄悄发芽，默默开花
替我与春天握手言欢

构树（外一首）

张友国

还算好，有一段惨白的矮墙
上面青楞楞的瓦还健全
让我可以好好构想整个家园
但是构树用掌形的叶抚摸矮墙时
让我想起了奶奶
她也曾用蒲扇一般的手掌，抚摸着辛酸的生活

矮墙那边猪圈里，瘦弱的黑猪
在啃食着构树的内叶
我们躺在土坯墙旁，吃着构树桃
汁液染红的夏天，知了叫得更加欢了
我甚至都忘记了奶奶如何在夜里偷偷的哭泣
哭声顺着矮墙爬行，变成了爬山虎
爬满了整个墙
构树却探出了头，许多手掌型的叶子
在风中招手

火棘

把留给生活的所有激情
都点缀成红火的果实
从十月开始
你将人们形容春天的词都藏匿
等一场雪，飞白中留着倩影
所有的故事都未曾结束
飞鸟带回远方的开端
而你只等气候的回归
只等心有所属的刹那时分
冬春交替，就像你我的耳语
火棘便开满洁白的小花
收集一个一个个红红火火的记忆
她们也在等着，那个为之舍弃的
成为参天大树的，时机



来自孤勇者的精神对抗

（上接二版） 它们要忍的，不是冷 是得不到温暖	《结霜的树》	
它从来不责怪你	《雨中的马》	
多少年没人谈论过它 谈，也不知道从何谈起		《沙》
而它周边的荒地已经种上庄稼 这片荒地比别的荒地要硬气	《孤坟》	
而那只不一样的麻雀还回不回来 它在你的身上种下一粒种子		
明年怎么办呢 有了一颗金子般的心	《稻草人》	
你要知道门前的石榴已经红了 不能红得太久		
它要裂开 愈合这个世界	《石榴》	
没有谁真正去动它。在不碍事的村边 冷眼注视着村庄		
碍碍事也好啊 它知道的事情有点太多了	《麦秸垛》	
我们悄悄地活在这个世界上。谁把它掐疼		

没你想的灯火通明

于你双手抱拳
向那个世界辞行

杨继军利用这些 武器 ，加上他非常丰富的想象力，便可对来自世界的刺激，迅速作出回应，而掷出的利器上面已经镌刻上 杨氏 的标识。还比如《火堆》《旋风》《一曲》等等。由所见，到所思，到通过意象转换为诗，呈现的是合理的、恰贴的诗性，是精准的意象关联。这些，靠的是诗人的天赋，也靠长期不懈的创作训练。否则，不可能写的如此深邃、耐读，值得品味、咀嚼。诗里隐匿的故事，寄予的哲理，以及他深切的感悟，都是有感而发的、落地的及物的。杨吉军的诗注重人与自然万物的混搭，他反复咏唱黄河入海口，咏唱海边、大海、荒滩、荒地，这是他对故土的那份赤子般情感的宣泄，也是避开纷扰的尘世手段。

他的那首《山羊》，叙事的力量令人震撼，甚至令人心惊。其中的暗示与隐喻奠定了这首诗的品质。我们来一起欣赏一下。

山羊

现杀现卖的肉摊旁
一只瘦瘦的黑山羊

铁钩子上悬挂的肉越来越少
它被越来越多的打量

它朝着人群咩咩地叫
好像有它认识的

它偶尔挣扎捏在脖子上的绳子
很快就放弃尝试

它空茫地望向远方
又低下头，落寞地嗅嗅脚下的泥土

喧闹的市场上，一只安静的黑山羊
它本善于蹦跳和易怒

读后我们会想，他只是在写山羊吗？诗歌画面之外有没有你的、我的、他的影子呢？当我读到 它空茫地望向远方/又低下头，落寞地嗅嗅脚下的泥土 的时候，我的心被刺痛了，那种无奈、无助、无望的囚徒之感袭上心头，那种对生的渴望对天空对大地的挚爱令人动容，巨大的悲悯与深刻的隐喻重重的击打我的灵魂。这种司空见惯的日常，在诗人不动声色的叙述中轻松地实现了诗意的转换与思想的深刻呈现。当然，如果是我写，最后两行会删掉，或者延续它 低头、嗅土 的画面。

杨吉军对生存环境的荒凉感，不是来自车水马龙的城市乡村，也不是来自奔波劳碌的熙攘人流。他在自己的精神原乡，思想源头，魂牵梦绕的生命出现之地，真真切切地感受着那份来自灵魂深处的荒凉感。这里的 东大荒 沼泽地 荒草滩 孤坟 浅海 荒山 每一处都有那样的孤独存在着。一颗

孤零零的高粱、一个孤零零的人、一之孤雁、一只黑山羊、一头受惊的牛、雨中的马等等。哪怕在热闹的集市上，他眼中所见的也只有那只无奈的瘦弱的待宰的黑山羊，其他的一切与他的灵魂需求无关，因而可以忽略不计。艾略特的长诗《荒原》被誉为现代主义诗歌的里程碑，作品发表于1922年，正是西方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同样，杨吉军所处的时代也正是我们民族物质生活空前繁盛的时代。对于高度精神层次的追求，注定了深度思考的诗人对于 荒凉 意象的偏爱。这两者看似悖论，实际是一致的，所有的 荒 在诗人眼里都是繁复世界的形态与存在形式。只有通过大量的与世俗观感对立的镜像描摹，诗人才有精准传递 先知 式的预言的途径。这种精神世界的荒凉感，与诗人内心的孤独是一致的，与物欲和喧嚣是对立的。

诗，来自于这个世界对诗人灵魂的攻击之后，诗人自觉或不自觉的回击。这个回击的产物包含诗人抵抗的态度、方式、能力与对抗的强度。作为真正的诗人，他们绝不会随波逐流，阿谀唱诵。他们的身份与使命，是传统基因与现代理念双重滋养的结晶。因此，在茫茫人海里的诗人是孤独的，他对世界的回击是一个人的力量与庞大的现实的对阵。因此，他们在普遍习惯于宁静的生存场域里，能亮出自己的声音，这无疑又呈现出一种孤勇的姿态。生长在黄河入海口的诗人杨吉军，正是以他的荒芜的乡间意象，来对抗这个充满物欲的浮躁的世界。

当然，他的思考有时候在嵌入句子的时